荷譚 日
涪溪紀聞
紫海筆談

荷潭集卷之二目錄

荷潭集卷之四

涪溪紀聞下

海之有潮汐先儒有弦望晦朔氣數盈虛之論其說不窮而我國之東海無潮汐中國所不知故先儒無論之者聞慶縣兎棧山邊有穴焉潮汐與海不差豈海眼耶此是何理博物者能辨之

冬氷夏消天地之常經陰山慘裂之地積氷不消者則有之未聞當夏而始氷者也聞韶縣山有穴焉號曰氷穴前有溪水冬則穴無氷立夏之後氷始凝日氣燥熱則氷尤盛溪水亦凝氷以魚肉納于

穴則須臾而凍夏至後則氷漸消清流潺湲以此
山觀之則夏虫疑氷之說殆未爲的論也聞韶義城別號
草木之性伐而復生惟松栢一伐不復生蘖鷄林有
一山松栢皆生蘖與凡草木無異或曰古忠臣之
魂所托
柳思菴淑碧瀾渡詩曰久負江湖約紅塵二十年白
鷗如欲笑故故近樓前思菴後爲賊旽所害久居
盛名之患如此南秋江孝溫過碧瀾渡和作飜案
體曰未識紅塵路江湖四十年思菴終賊手余在
白鷗前盖傷思菴之禍以放浪自幸也戊午之獄

秋江有身後之禍而戮及妻孥慘於思菴是知天地否塞則禍患之來無出處之殊謝病辟穀以保身者固亦彼一時也

明廟升遐無嗣李東臯浚慶爲首相左相沈通源仁順王妃之叔父也以藥房提調在闕中恐有異議密令鎖其門定策迎 宣廟欲僥倖爲衛功者多奔走焉遂爲之塞李斯文志剛後至呼曰小人亦來矣注書黃大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姑退人多快之時有投錄功之書者浚慶曰從 先王治命群臣何功焉投其書于火

乙丑 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政丞蓍
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
國何無 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
已不可辨 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
德興君第三子歎曰眞人已出我子宜死浚慶曰
天意在此矣遂命將扈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
不知也疾間聞遂閔公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李公
頓首於 上前曰 王候違豫擧國恐懼皆以國
本爲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爲 宗社計 王色
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預爲此事歟閔公

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曰大臣謀國豈
顧身計古今亂亡恒由繼嗣不定若觀此書則
聖人當自知之　明廟諦觀色始康曰首相以身
徇國可謂　社稷之臣矣仍　命經筵講大學衍
義　賜閔公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　宣廟登極
閔公首入相府
李東皐將受　顧命招注書尹卓然卽簾前書之卓
然書第三之三字以叅及旣退於濟邸也　宣廟
方持德輿喪與兄弟同居倚廬卓然請盡出序立
然後退　宣廟以歸入服其應變

李東臯旣受　顧命出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
迎立儀李政丞陽元時爲都承旨請召三司長官
參預東臯厲色曰我以首相親承　遺教君招三
司將欲何爲李公惶恐失措　宣廟即祚有欲罪
李公者東臯絶之曰李公只欲敬慎大事而已豈
有他意議遂沮李公終不自安求出爲安東府使
宣廟不以爲嫌竟至大用昔宋英宗不罪蔡襄猶
以爲盛德事　宣廟不惟不罪大用而不疑德冠
千古可以爲帝王之大法也李公若不遇　聖明
之世難乎免於赤族之誅矣

順懷世子旣薨 明廟敎河原河陵 宣廟及豊山諸王孫于宮中一日 命寫字以進諸君或書小詩或書聯句 宣廟年最少獨書忠孝本無二致六字 明廟大奇之一日又使着翼善冠曰欲知汝輩頭大小也諸君以次着之 宣廟兩手奉冠還置 御前叩頭曰此豈常人之所可着哉 明廟益奇之遂定傳授之意

光廟幸溫陽溫泉嚴酒禁密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仁山允成飮帛 命斬震知以徇 祖宗朝令行禁止如此

有一人以奴婢田舍施於佛寺以祈子孫冥福子孫窮不能自存與寺僧訟屢屈 成廟時擊錚訴之上親筆判曰納田於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於主福還於佛大哉 王言片言折獄使無訟之意兼之矣

李節度箕賓之守江界也一夜眠覺户闥洞開月色滿庭心神凄凛自有懼意凄風忽起有一女淡粧墜階而跪李曰汝是何人女改容而對曰妾是山長干金天之妻也妾夫謂妾死以妾田宅盡畀後妻之子頗明府辨之李曰諾奄然而逝李履晨而

衙問曰有金天者乎曰府吏告老者也李名而問之對曰無是事也外叱耳鎮(名鎮)又有金天者李命馹卒逮来翌日至以鬼言問之金天驚汗滿面曰民妻李明夏爲府使時囚繫獄獄火而燒死已十餘年矣亡妻田宅適在後妻家近地後妻田亦近亡妻子居故兩便而欲易之也李命立契卷付前妻子使不得易去壬子夏余以試題事繫獄李亦見監爲余云及余之捿北有金鎔爲穩城判官江界人也言其事尤詳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麒壽以特進官詣

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同入侍講畢
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右鶴
峯亦以正言在筵進曰麒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
至錄僞勲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
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竊公論之
名眞小人情狀也麒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
疾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盧蘇齋少有重名乙巳之禍以吏曹正郎謫珍島十
九年入定而寢鷄鳴而起冠帶端坐終日儼然一
以小學自律聲聞彌高有安石東山之望　宣廟

卽袵收召賢雋公起徒中七歲而入相府公論翕然爰立之後一無所建明時有混世諧俗之事士林大失望

蘇齋之爲吏判也金鶴峯以正言同侍 經筵鶴峯進曰盧守愼貪爵受貂不可之大者也蘇齋頓首謝罪朴相淳曰守愼清謹自守斷無是事守愼事母至孝母有言不敢違而有不肖身克愼爲其母所鍾愛是必克愼之爲也 上釋然曰吾意正爾盧判豈貨吉者歟鶴峯又曰守愼事母當以愉色豈得以公爵爲私親悅蘇齋拜謝不已其敢言如

此

宣廟初年勵精求治日三晉接又有夜對故朝講畢講官不敢退仍在殿廡證論經義入對晝筵晝筵畢亦如之夕講然後始退一夜召儒臣設酌各使盡量姜晉興紳善飲而中官於燭下以爲不盡杯不敢退紳亦醉飜杯以示之 上笑李應教洁泥醉固辭 上强之則覆酒於席 上命浮以太白洁又覆之或請呵之 上曰飮人以狂藥而責禮法乎夜分而罷將曉 上遣中官以壼酒解醒皆醉不能起獨注書鄭期遠素海量不醉强勸中官

酒中官醉倒日晩始復 命 上使問之對以實
命超拜期遠六品職
金僉樞孝元少有文名與尹元衡嬌客安某遊嘗訪
安于尹家適與沈青陽義謙相遇沈心鄙之金擢
巍科名論甚重議選天官郎衆皆屬望於金沈爲
叅議引前過沮之其後金竟入天官而有薦青陽
弟忠謙宜銓選者金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而
沈門必爲之耶盖青陽 仁順王妃之兄也自是
朝廷始分黨右沈者謂之西右金者謂之東互相
擠引朝著不靖有識皆憂之李栗谷珥力主两黙

之論沈爲開城留守金爲富寧府使栗谷疏論以
爲遠近不同難以服衆心移金於三陟而沈出尹
完山栗谷初欲調劑兩間而不可得卒未免以其
身爲領袖戊寅金鶴峯劾三尹而怨始結癸未栗
谷當國竄朴謹元許篈宋應漑于邉而怨益深逮
鄭澈治己丑之獄而異議之人李潑白惟讓等或
死或竄至於崔永慶鄭介淸以山林之士亦不得
免朋黨之禍愈往愈甚至今未已
尹海原斗壽海平根壽及其子晛迭居銓曺頗有嗜
貨招權之誚金鶴峯爲持平聞尹表兄李洙爲珍

島郡守船載米穀百石遺三尹將泊京江密遣吏
蹤跡伺捕遂論三尹之罪下洙及其弟甾于獄訊
之洙抵言貢稅防納之米非遺尹者不服獄不成
三尹坐削其職時黨論方盛互相吹洗異議者多
不以鶴峯爲公論黨怨益甚
李栗谷受知 宣廟言聽計行尼胡之變爲大司馬
以市井子弟赴戍者無實用許納馬免防以授戰
士先行而後聞募粟許通事多專決異議譁然至
以爲專擅三司共攻之朴叅判謹元宋大諫應漑
許典翰篈主其論尤力太學生右栗谷者上疏訴

之 上意方嚮粟谷 大怒命竄謹元於江界應
溉於會寧蔚於甲山東西之禍愈烈
癸未尼胡之變募栗贖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
貴人之舅也以木綿貿粟于塞下觀察使李陽元
以爲募粟之策專爲移粟而發令公諒貿塞上之
穀與募粟本意相左 上卽命削之時貴人方專
寵而不得爭 宣廟初政之淸明如此今則爲觀
察者多自爲貿穀取贏之計軍糧日耗亦可以觀
世變矣
宣廟時女寵浸盛洪暹朴大立等爲考官以王素請

勿受王德用所進女口爲表題其後暹等入侍
經筵 上從容言曰頃日試題未知誰所出也人
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可如此存形跡乎予有憾焉
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
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於愛君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大哉 王言此
所以爲 宣宗初之盛也
李縣令公麟觀察尹仁之子也娶朴叅判彭年女合
巹之夜夢有老翁八人来拜扵前曰某等將就死
公若活湯鑊之命則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饔人

将以八鼈請羙郎令放于江流一鼈逸去小奚持
錘以捕之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夢七翁来謝後
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鼇鼈鼉黿鯁鯤鼊志其祥也皆
有才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翁行義文章尤
爲世所推以佔畢門徒死於甲子之禍其驗尤著
至今李氏不食黿鼈余娶李氏即浪翁之玄孫也
聞其事甚詳

己卯之獄人皆知南袞沈貞之爲而不知其成於金
銓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克墩子光而不知尹弼
商之主張者何哉我國之人雖號愽達貫穿史家

者不曾一觀東國史故幾過數十年耳目所不及
則賢愚邪正類不能知謊稱東人爲惡者曰庸何
傷乎東國通鑑有誰讀之嗚呼此雖戲語眞格言
也彌商以眶眦欲殺李穆遂起戊午之獄一時士
類盡爲魚肉至勸盧思愼殺趙舜其心陰慘鏌鎁
爲下燕山暴虐大抵彌商導之也雖受擢髮之誅
不足贖其罪只以廢妃獻議大臣被誅於燕山不
以其罪故丙寅靖國首叅仲雲至令不知故事者
往往以爲眞宰相可勝痛哉己卯之禍無金銓雖
衮貞之姦難以托　朝廷公論而成之戊午之禍

無弼商雖克壞之凶難以假大臣而行之矣 太
宗欲置孫興宗附姦之罪於極典 聖人之慮至
矣

作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非一
定之論哉以我國之事觀之有不可知者我國士
林之禍莫慘於戊午己卯乙巳三黨錮其時抱冤
賢者之後浸浸無聞權凶鍛鍊者既享當時之富
貴而子孫類多奕世冠冕福善禍淫之理微矣宜
乎世濟其惡而莫之懲也唐玄孫禁錮酷吏來俊
臣等子孫綱目特筆與之癉惡之義嚴矣

尹海平在 明廟朝請印布六臣傳 上震怒命电
出之李栗谷 宣廟朝又有是請 上怒曰家藏
六臣傳以叛逆論左右震恐柳西厓成龍曰 國
家不幸而有難欲臣等爲申叔舟乎爲成三問乎
上爲之霽威古人有以片言回天者其近之矣
栗谷十餘歲文章已成有重名父惑於嬖妾不得於
父出家雲遊禪歸義菴緇徒尊之以爲生佛以竹
兜子肩擔而行年二十長髮應舉魁甲子生員及
第歷敭華貫受知 宣廟位至贊成爲一時儒林
領袖異議者以此貶之亦不恤也初以生員詣泮

宮謁 先聖閔道禮輻爲掌議詟以爲沙門不許
日至晩榜中皆失色公神采自若未嘗少變
柳西厓自少文章學行爲一世所推雖久爲三公淸
貧如寒士爲政公明人不敢干以私壬辰大亂之
後公以首相當國拮据經營焦心竭誠凡可以利
國家不顧人言創立都監通融軍籍改定貢案至
今賴之激濁揚淸稍存形迹卒以此爲奸人所譖
去國歸安東舊庄家食十載而卒朝野惜之然素
性謙遜言語溫恭未嘗失色於人故少骨鯁風責
備君子者不能無恨焉

宣廟嘗內索黃白蠟三百斤外人喧騰以爲宮中鑄
銀佛栗谷知諫院率同僚爭之連日且請所用
上怒批曰劾問君上所欲用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奇高峯大升爲承旨封還批辭 傳曰此非政院
阻搪之事也栗谷辭職請退至曰 殿下謬引經
傳以折諫臣是 殿下平日讀書之功只爲拒諫
之資而已 上震怒許之政院又言不可使諫臣
獲譴而歸 傳曰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蒼松爲友
麋鹿爲群豈非高節歟盖 上好夜讀書尚方所
進蠟燭多烟以白蠟無烟欲於宮中別造而外人

誤傳故激　天怒去栗谷退歸海州未久以副提
學召還遂受　知遇一年超拜貳成言聽計行方
倚以爲相未及而卒
賊臣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强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
踔厲風發見栗谷爲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
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柹子栗谷未熟底柹子之論
栗谷奇其才延譽之遂躋淸顯名聲籍甚栗谷旣
卒汝立見時議漸變遂背之諂附李潑兄弟一日
上問李珥何如人群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
遺餘力　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目

而退棄官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鄕曲潛謀不軌事發自殺

李叅議潑副提學仲虎之子也擢第壯元性至孝父母素多病衣不解帶湯藥之事未嘗委之婢僕以爲常好臧否人物久在銓曹以進退人才爲已任人多怨之以交遊逆賊連已丑獄栲掠無完膚氣息垂絶改鞫之時必端拱而跪不少衰卒死杖下人皆冤之

鄭松江澈少以清直著名栗谷甚重之有驄馬御史之號東西分黨之後爲李潑所斥遂久處散地已

丑獄起以右相治獄頗有鍛鍊之誚論議所不快
者相繼得罪人皆咎之後以擅權竄江界壬辰放
還而死臺諫追論削奪官爵
崔徵士永慶號守愚堂有孝行爲石槨葬父母以遺
逸徵拜持平不就與栗谷成牛溪渾交契甚厚後
因論議有郄己丑獄逆黨有吉三峯者亡未捕姜
海梁千頃等承時宰風旨上疏以爲永慶被逮繫
獄不降辭色意氣如常獄吏皆歎服敬事焉徵士
素不識鄭賊徵士之喪明也鄭賊致吊而徵士不
記也至是訊問與鄭賊相識徵士對以不知上

不直之鄭松江爲委官請訊 上以爲處士不可
加刑釋之臺諫具宬等請更鞫竟瘦死獄中徵士
初出獄成牛溪遣其子文濬遺之米曰何惡於人
而遺此禍徵士曰只坐惡於汝翁耳以此致再鞫
之禍云及松江被罪 上遣官致祭 贈大司憲
己丑治獄鄭松江爲領袖白惟咸李春英等爲羽翼
搏擊異議者殆盡金憑者全州人與鄭賊不相得
成隍已久素有風眩目寒輒風淚輒流鄭賊之戮
屍也金序百官之列適日寒淚流曾與惟咸有嫌
惟咸以爲哀泣構殺之自是朝野側目辛卯 天

意大悟竄惟咸于塞壬辰大赦放還戊戌丁主事
應泰之誣陷 本朝也惟咸以接伴下獄
白僉知惟咸參賛仁傑之子與從兄惟讓論議不相
同己丑之獄惟讓與三子駢首就戮惟咸當路揚
揚自得不出一言以救庚寅以御史廵北方時鄭
政丞彥信謫甲山韓博士戩謫慶興購得守臣贈
遺鄭公之書又執韓子之入覲者以聞將起大獄
賴 宣廟聖明得釋後惟咸累年繫獄兩竄于遐
人以爲天道有知
鄭政丞彥信之謫甲山府使申尚節待之頗厚白惟

咸廉得其私書以奏欲並陷鄭不果人多言鄭澈意也及澈竄江界府使趙憬亦厚接焉臺諫論之憬徵下吏人以爲報惟咸之擧東西之禍至此亦酷矣

尹判書國馨爲承旨將詣經筵尹恭原卓然亦以特進同在賓廳時王子漸橫恭原方爲刑部尚書極言王子受賄擾刑獄之事國馨入對言之上問所從聞以聞於恭原對上顧問恭原恭原見上色不悅恐忤旨對曰臣所不知上怒黜爲尙州牧沈聽天守慶退謂恭原曰公極言

王子事吾亦預聞公豈忘之耶柴原面發赤不能
答柴原之反覆固不足言聽天之不能諵言於
上而退有後言亦失勿欺之義矣
尹判書國馨乙未年爲都憲啓曰壬辰之亂 宗社
幾亡賊據南土 國勢危急請去 尊號以慰人
心 上將從之大臣持不可公不安於 朝辭遞
後坐事罷不叙者十年
宣廟末年 王子王子臨海君也益橫拘因河原夫人于私
第河原即 宣廟兄也臺諫論之李善復時爲正
言稱病不參窺覘 上意旋劾臺諫輕論 王子

之罪 上是之黜諫長宋諄還家司諫金大來大懼自陳爲任碩齡所欺 上以爲直命黜碩齡善復由是得寵不數年超拜代言人皆唾罵大來後爲直提學以柳永慶腹心被誅

爻斬清素寡慾風流文雅冠于一時經學精詳論説出入講易師之上六不取程傳曰易之爲書只爲卜筮如潛龍勿用之類占者遇此爻則不可用也師之上六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大君有命者遇此爻則開國承家小人不可用也故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小人而欲開國承家則必致稱亂之禍

玄爾繼統守成之時豈可用小人而獨於開國承
家戒之以勿用耶東人例以禹貢爲難治經者多
不讀公歎曰中原之人豈皆周覽天下者耶吾求
之遺經可矣遂精思默究隨讀擬圖圖既完先觀
史略地圖惟有邗溝與公所圖不同驚曰我圖不
應誤是何故耶即取禹貢圖校之與公圖無毫髮
差蓋邗溝者煬帝所鑿故也精通類此魁戊子式
年亦以通禹貢也後爲講官以邃於易學受知
宣廟寵奬傾朝
宋參贊瓆嘗私其婢夫人嫉妬亦甚伺公潛入婢房

鎖其户飭奴婢勿開公不得出嬌客李斯文覺過其前公曰事既如此雖諸葛亮奈若何李曰若諸葛亮初不入矣公俯首胡盧而已

有權姓文官性貪黷嘗受巡按北塞之 命每聲言其守不治將重究使之聞之然後入其府夜召其守燕語甚款使從者潛言御史不耐寒泣欲得寒具而不敢言其守大喜密賫貂皮鑽之僞稱濕病求貂皮列鎮預買以待有一邊將不以爲信不爲具權峻威以待之邊將始大懼艱得二皮及貂夜納之北路號曰貂皮御史

李判書俊民倜儻不羈陽狂放言 宣廟與群臣語及神仙有無公曰世有仙人臣得見之群臣愕然公徐曰臣里中有宰相元混自少嗜酒色年今九十餘無病輕健如少年非神仙而何 上爲之莞爾此語有東方朔譎諫風

丙辰丁巳錄曰咸陽叔父發言處事必慮終始先君常曰士防吾之師也 中廟朝金安老亂政李相擇之率六曹啓之先君往見叔父曰除去小人國之大事余在宰相之列不敢不同叔父曰小人無恥必勝而後已況無可恃者乎以吾料之必無成

也先君曰吾意亦如此飮醇醪而還已而諸君果敗所謂叔父者任咸陽楗也楗之爲人雖未知其詳以此觀之決非君子人也位在宰列目見小人誤國當奮不顧身盡言徇國不計利鈍成敗可也雖顚沛而死其榮大矣胡銓朱雲之徒亦豈能爲必勝哉盡臣責而已矣必占成敗而後言則是乃小人持祿固位之計非君子以身徇國之義也吾於此錄有感焉

成廟始建環翠堂 命諸詞臣作記使左丞白金宗直科次徐達城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𨺚

命宗直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
掛諸楣間徐達城典文衡二十餘年不辭退一日
問族姪曰外議以我爲如何對曰皆嫌其久專文
柄耳徐憮然曰我遞則金宗直必爲之矣盖惡之
也或曰戊午之禍萌於此
故事大提學遞則必自擧其代徐達城遞入皆屬望
於佔畢齋達城素猜佔畢遂擧洪虛白以自代物
議譁然梅月堂金時習詩曰平生可笑事貴達爲
文章盖譏之也
文章雖曰小技亦關世道汚隆漢之文不及於先秦

唐之文不及於漢宋之文不及於唐亦其理宜也國風二雅類皆民間歌謠之詩氣高辭渾雖後世大手筆亦不能髣髴者由氣運之盛衰故也吾東方僻在一隅雖曰文獻足徵比之中華終有愧矣故成慵齋極論東方文章之美而終曰比之元人尚不及何敢擬議於唐宋之域乎真格言也今之爲文士之論余甚惑焉其言曰某之詩勝於李白某之詩優於杜甫某也四六可與王楊並驅非崔致遠所可擬也東方文章到今日方盛噫其然歟余雖不知文章蹊逕亦知斯言之無稽矣近日號爲

能文之士類皆輕佻顛妄之人自許太過論議之無倫至此嗚呼天之將喪斯文耶

宋冨弼翼弼翰弼祀連之子也皆能文善談論與栗谷牛溪爲忘形交其母之死也栗谷爲題其主冨弼等遂與朝士上下其論略無畏忌嘗曰五禮儀中叔舟所做吾不取也文士某聞之笑曰宋祀連所做冨弼等反可取乎冨弼怒甚坐是坎坷

趙叅判穆號月川退溪門人也性執無才居官不治又有簠簋之誚嘗拜陜川郡守問去就於西厓西厓答曰人之去就如食之寒煖人自知之月川怒

遂成隙及西厓之放歸也以書遜之曰寒煖二字還送附會李山海甚力蓋爲斥西厓也卒賴其力配享陶山書院

成牛溪渾少有重名以遺逸徵超拜吏曹叅判未免王良屑屑往来之譏史臣書之曰身在草野遥執朝權云 大駕西狩牛溪居近路傍不近謁 駕駐西塞召之不赴令 上爲世子撫軍伊川召之遣馹促行辭以病是冬 天兵渡鴨綠始赴 行在 傳曰予過卿門而卿不出見得罪於卿深矣今来行在深用赧然渾惶恐欲死卒以此罪追削

官爵朝議携貳異議者以此嘗之其黨不以爲非
至曰牛溪在賓師之位　上當戱謂彼無迎謁之
禮又曰是時　上棄　宗社而奔無可從之義嗚
呼朋黨之沒人是非至此而極矣設使渾實處賓
師之位當播遷蒼黄之際豈可安坐不動耶令之
爲弟子云者爲賊所迫過其門而其師者不致奔
問之禮可乎若果以賓師自處則安坐不動可也
又何綏赴　行在乎其心必有所未安故也其曰
棄　宗社而奔無可從之義者尤可痛也文山所
謂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而南者爲忠非是

之謂也西狩非南渡之比耶唐德宗之奔奉天亦棄宗社而君子以陸贄為忠者何哉君臣之義天地之常經雖三尺童子皆知後君之為可罪而搢紳之徒衣食於吾君者皆以渾為無罪噫楊子雲劇秦美新校書莽朝韓文公司馬公皆擬於道統莫有非之者至吾朱子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然後雄之罪始著是非不待百年而定者殆非的論也

崔貳相滉精悍剛果善攻人過失有直名然 君上得失不敢言以為恭得寵 宣廟又善隨時低昂

東西分明互相勝敗而公居請顯自如也其卒也
鵝溪挽詩曰風浪急時持檝穩路岐分處戒蹤偏
公子有源大怒裂而焚之
崔大憲有源性至孝父貳相公年老心疾待子弟多
有所不堪公婉容愉色務得歡心衣不解帶者四
五年公素短於文晩登第貳相大喜宿恙頓消人
以爲孝感立朝有乃父風尤好攻發人微過及
國家故事人所不屑言者婞婞以剛直自名人有
大過則亦不言故人雖憚之而不怨
宣廟庚子李驪興尚毅以兵曹參議入直禁中爲別

試試官不待交代而往試闈時日暮闕門閉交代者不得入政院以其由啓　上適假寐中官趙龜壽族　上覺然後白之夜已深　上曰主兵之官闕直此是大事汝何敢留　命鞫龜壽而罷尚毅

乙亥歲　仁順王妃升遐　上居諒闇不接群臣金叅判宇顒時爲典籍上疏請行三年喪且請台對儒臣導達下情　上答曰予居倚廬只宦寺在側儒臣是予平日知心之友出入通情誠爲是矣

宣廟之寵接儒臣類此

宣廟中玉堂劉陳時獘夜深入啓　批答未及下明

朝下 教于政院曰昨夜氣適不平玉堂有讜論而未及答深用未安政院爲予謝玉堂人皆感悅

壬辰經亂 國家多事大臣數遞原任至十餘人甲辰錄勳朝著賜券者殆半李延陵好閔嘗詒李漢陰漢陰戲曰公何往而仕不至政丞延陵曰公何往而不得爲功臣盖漢陰非功臣也一時傳笑之

李延陵嘗鑷白漢陰曰公位至崇品復何所望而去白耶延陵曰非有他意也漢法至寬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不得不除漢陰大笑

大亂之後百官皆倚墻壁而不敢治第壬寅歲尹政

丞承勳始搆第頗有宏侈之誚時多移石之變李

鰲城謂人曰人言尹公多計慮非也豈不知有石

移之變而柱礎若是其大耶時人傳誦未及數年

土木之役大興有識有木妖之嘆而鰲城之第比

尹家而尤侈信乎賤言之難也

李鰲城少負公輔之望以詼諧自名庚子歲體察于

湖南 上使議察送節李公馳啓曰送賊非如鳥

獸魚鼈處處生產之物難以議察人皆誦之以爲

奇談至于今日告變者相繼首尾五六年尚未斷

絶比鳥獸魚鼈而尤多亦可以觀世變矣

壬辰西狩史官某等焚史草而遁西厓當國斥其人
不齒于朝戊戌朝論大變擬其書狀官 傳曰此輩
乃焚史冊逃去之入朝 天中路不無再逃之
弊改擬至此 王言可謂不威而民威於鈇鉞者
也

安市城主以蕞爾孤城能抗王師不特籌略不世登
城拜辭詞氣從容得禮之正實聞道君子也惜乎
史失其名至明時唐書衍義出表其名爲梁萬春
未知得之何書安市之功輝暎簡策苟非名不失
傳則通鑑綱目及東國史記不應並遺豈待數百

年始出於衍義耶殆不可信也

安市城主臨機應敵智畧層出而所總兵亦足以禦敵太宗命道宗築土山山壓城崩城中卒六百餘人從隙而出奪土山而據之故城不克今則守塞之兵滿六百者亦罕雖使安市城主守之亦難以措手足矣

平壤卽箕子舊都多古跡有井田遺址華使之來莫不往觀播於題詠韓僉樞百謙愽雅好古以爲真井一本作助田遺跡至於板刻示人以余考之有不可信者史記雖書商君廢井田殊不知井田之廢在

商君世已久矣何也滕文公問井田扵孟子孟子
已不能詳其制只以雨我公田一詩明周亦助若
無是詩周之用助法孟子所不能知也商君與孟
子同時井田果至商君始廢則孟子豈容不詳若
此也是時七國未混秦法豈遽得遍行扵天下而
滕文不知井法耶由此觀之井田之廢久矣茍不
久則諸侯雖去其籍經界之散在天下者未盡湮
滅滕文不待問孟子而得其制也周公之井田至
孟子時已不可尋箕子雖實用井田爲治其遺址
安得至今井井不紊耶井田之法一夫皆百畝故

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乎壤
遺址一區所收雖大有之年不足以供數口一年
之食聖人之法不應使民飢餓至此也是必後世
好事者之所爲决非箕子遺制也
禹僉知伏龍爲余言少時徃平壤親謁箕子墓前有
小碑石羊制作精古真當時物也余曰古人立碑
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公室禮得用碑以葬碑則容
或可諉商周之際安得有石羊之制僉樞曰雖非
箕子時物必是先秦以前余曰碑有刻石僉樞曰
有箕子之墓四字曰以篆乎以隷乎僉樞曰以隷

曰果是先秦之物當以蝌蚪鳥跡之書安得刻隷

書僉樞默然無以應

昔馬伏波年六十請征交趾光武老之試其被甲上

馬然後聽行漢高祖討黥布時纔五十而曰上老

矣必不能自来兵閒之爐老如此師尚父之鷹揚

趙充國之征羌盖絶無而僅有者也我國壯方興

羌虜隅江城孤卒寡一無可恃而九邑之中會寧

申忠一年六十四鍾城安世傑七十穩城李友勝

五十八吉州玄謐幾七十明川權璟五十六慶源

鄭如麟五十四富寧李繼明五十六鏡城判官曹

友仁五十七若非胷藏萬甲智包六韜嗚呼亦危矣

李施愛之叛也密布黨與刻期舉事咸興以北一夜盡殺將吏以應使引新起之銃長驅踰嶺則孰能禦之施愛到利城納縣監之妻迷惑流連無意南進衆心解弛遂就滅云

鞠景仁者會寧人也族黨強盛以豪富雄於鄉里壬辰之變遂爲渠帥虜王子諸宰迎降倭將青正大喜拜爲判刑使制北路即我國之節度使也及鏡城人推鄭文孚起義兵復鏡城會寧校生吳允迪

等恐家族被誅密謀誅景仁事泄景仁使其黨李彥佑田彥國等捕允迪將斬會祀夜反接之將待明斬以威衆校生等欲死中求生遂刦都訓導申世俊爲謀主世俊與腹心若干人聚公館門前乘夜半吹角鼓譟以令城中城中不知所以賊黨誤認爲賊亦俱至世俊等拔白刃刦之曰吾鄉負國多矣今聞義兵已起誅逆亂賊輩若不效順必族滅敢違者斬衆慴莫敢枝梧遂使力士捎景仁撲殺之斬彥佑彥國等朝廷論其功世俊拜僉樞

壬辰之亂壯路將官多爲賊所虜評事鄭文孚亦爲

賊射中朴田間適日暮賊捨去文孚間關轉徙浮
寄民間及青正還北青留其將屯吉州鏡城鞠世
必會寧鞠景仁等率廿路以聽鏡城儒生池達源
等欲起兵討之無適從聞文孚在民間往請之文
孚不信有難色達源等陳其誠文孚始肯從到南
村招募勇士姜文佑等僅二百餘人鍾城府使鄭
顒龍慶源府使吳應台亦自山中至遂建旗鼓入
鏡城世必倉卒出迎文孚入據館以文佑等自衛
城中皆賊黨尚多反側文孚等心恐會吉州賊遊
騎四十餘巡邏卒至門閉不得入城中騷擾文佑

請以鐵騎躡文孚疑不許强而後從之文佑率敢死士二十餘騎開門突出賊出不意驚走文佑縱騎逐之至永康驛盡殪之日暮雨下文佑等不還文孚大懼慮文佑授賊登城警備夜三更文佑持賊首數十級大呼叩門文孚大喜出迎士氣始振城中效順之意益堅遂斬世必以徇南千壽者鍾城土豪也鄭頭龍之棄城以印符付千壽千壽遂佩之以令城中斬南人之不服者五六人衆不敢違遂以名馬阜比迎降府人韓慶邦不從踰城而遁千壽拘其妻慶邦亦不顧也千壽使

力士數人要慶邦於路欲奪其母以爲質慶邦貫
弓注矢向之力士不敢逼亂定千壽等竝誅御史
上其事陞慶邦堂上官

荷潭集卷之五

紫海筆談

萬曆壬子余以試題得罪竄鍾城以十月到配明月餘夢移配南方邑名下有海字似平海興海兩邑而不可詳也因作拙詩記之曰孤臣觸犯罪當誅天地包容聖渥殊塞北風沙可去矣嶺南梅竹盡歸乎銜恩爲有丘山重跋涉寧論道路迂萬事人間都是夢好音何待夢相符後七年戊午有奴胡之變命移西北竄者於南方余配得寧海至是而其夢始驗吉凶榮辱莫非前定彼營營而力圖者

其亦不思之甚也初聞移配命下余謂衆人曰我
必移於嶺南下有海字之邑也衆曰何以知之余
曰以夢知之衆曰金海與海鎭海寧海皆是海邑
未知當往何邑及配寧海則乃在平興兩邑之間
夢似兩邑不可詳者尤驗衆皆異之
余嘗見牧隱觀魚臺賦壯其文辭欲一往觀而無由
黃馬之冬自翔方移寧州所謂臺即州地也翌春
日溫和試登臨馬面大海而臨大野真絕境也恨
無牧老筆力吟出許多勝狀僅得一律曰平呑鮫
蜃三千界遙納鵾鵬九萬風不足爲蠡測也

稼亭李公穀娶府人金澤女故牧隱長于外家府之所謂觀魚流沙亭皆舊跡也府人艶稱遺風至今不衰以侈其鄉近者府中儒士作書院祀禹祭酒倬以曾爲郡官故而以牧隱集中多佛家文字擯不與此論出於鄭寒岡逑云所謂學者不過忠孝二字耳牧隱大節如日星可謂不負所學矣以之祀于院誰曰不可而以文字間小疵吹毛至此未知如何

蓊讓時權陽村近以圃隱黨竄府地舊跡逌然不可尋無好事者封植而然歟抑陽村遺風不足激立之故歟尚論者能辨之

李舍人天啓報恩人乙巳年間正色立朝其彈李芑
事尤傑然彰著者也竟得罪竄府地禍在不測憂
憤縱酒而死痛哉
嘗見東人詩話諸相春遊獨谷占一句曰眠牛壠上
草初綠久未屬對朴生致安島唱曰啼鳥枝頭花
正紅滿坐却筆獨谷深歎賞而朴生竟未沾一命
坎軻以死人皆爲獨谷惜之東文選亦載生老妓
詩曰七寶房中歌舞時那知白髮老京陲無金可
買長門賦有夢空傳錦字詩珠淚幾彈吳練袖薰
香猶濕越羅衣月明窓外絃聲苦只恨平生無子

期可謂善自道也府東槐市里阜生之遺墟也

退溪年譜曰癸未歲先生始遊太學時經已卯之禍士習浮薄見先生舉止有法人多笑之所與相從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未幾先生還鄉河西以詩贈别有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余嘗考之河西以庚午歲生是時年十四河西雖夙成似無入泮宫相從之理先生登上庠後以癸巳歲再遊泮宫河西相從贈别必在是時而誤記於癸未年下也年譜成於柳西厓非不詳審而亦有此誤信乎纂述之難也

韓胤明字士洞有時名教授生徒　宣廟潛邸亦受業焉胤明因論經義每稱盧穌齋之説　宣廟問是何人胤明言當時大儒以非罪放海中　宣廟傾心已久及卽位録用舊人之在籍者穌齋以典籍還朝七年而入内閣胤明先容之力居多君臣相遇豈偶然哉

明廟擇宗室子三人特選師儒授書鄭政丞芝衍爲教官未久　宣庙卽祚越明年鄭始釋褐不次超陞十三年驟秉鈞軸鄭叔父林塘惟吉以貳成主文衡朝夕入相而鄭方在場屋及鄭大拜林塘猶

在御列鄭相二年旣卒而林塘始入政府
我朝近來父子入相者鄭林塘及其子昌衍洪南陽
彥弼及其子暹兄弟入相者許文忠琮許政丞琛
沈領相連源沈左相通源也
鄭文翼光弼孫惟吉曾孫芝衍昌衍皆秉鈞軸雖袁
氏四世五公未能遠過之
安世遇聰銳夙成 中廟親選駙馬世遇年十四被
選世遇意在功名自以爲青紫可立取而我國駙
馬類以西樞受祿不與朝政無所芬華故上疏固
辭 中廟重違其意從之世遇蹉跎塲屋晩成進

士宿志歸虛嘗痛恨自明至乙巳李芑等搆柳灌尹任叛逆之罪世遇欲取任籍遂教誘尹任僮婢毛獜使爲證左諂關告變蓋世遇與尹任妻爭從親故也獄既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使世遇不志功名不辭尚主則一生富貴矣何至誣告爲惡至此哉

李斯文敬中爲銓郎排抑鄭汝立不擬華顯鄭啟丞仁弘時爲掌令劾以蔽賢李竟罷己丑獄起與鄭通書者皆被究柳西厓當秉東銓白公惟讓以書薦汝立於西厓有答書故不自安上疏曰當時汝

立頁一世重名孰不爲所欺知而惡之者惟李耔一人而已至以娼疾被彈　上命贈敬中爵而罷彈論臺諫仁弘坐竄遂怨西厓入骨及其遭遇排斥柳黨勿論賢否惟恐或輕其禍展轉至今愈深豈非國家之憂也

文定既薨　明廟欲誅元衡而朝議亦洶洶未測上意亦無誦言攻之者　上覺之一日於講筵問漢文誅薄昭是非群臣始知　天意遂論其專權誤國之罪而黜之門外飮藥死

元衡喪其妻繼室以其寵妾封夫人朝宰之嗜利無

恥者皆與之婚嫁元衡敗妾亦飮藥死 命還其
賤
乙巳之亂尹任以謀危宗社誅而任之父汝弼雖褫
爵而 命給其祿以終其身 仁聖王后王度不
玷斯固 明廟之至德也
元公天錫原州人能文章有節操遭世難隱居不仕
著書以自見其書革除間事微婉得史法子孫世世
秘藏不以視人有遺戒云余年十二隨父兄避壬
辰兵于雉岳之大乘庵元斯文警鳴亦在焉卽公
之後鐸也時出其藁余尚少略窺一斑而不能細

也其記禑昌事曰以前王父子爲辛旽子孫云云
到今追思之以爲二字有深意在於言表
元公有詠陽村一絕一句則記不得曰投閣楊雄草
太玄近有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不生賢可謂畫
出陽村心事也

李栗谷卒適年而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猶在謫乙酉
六月朝講既畢領相盧蘓齋守愼曰三臣既竄知
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爲過重雷霆無竟日之怒
願賜寬宥三臣若或罹霜露則恐有後悔 上顧
謂大司憲具鳳齡曰三臣言珥巨奸珥果巨姦乎

其直言之對曰珥雖不爲奸回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聽人言本心雖不欲誤國使之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蘇齋曰珥喜人佞已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久三竄蒙赦

栗谷於 宣廟君臣際會亦可謂千載一時癸未尼胡之變爲兵判自以言聽計行而事在倉卒多有建明至於納馬免防等事皆先行後聞朝論閧然以爲專擅三司共攻而典翰許篈大諫宋應漑都承旨朴謹元等攻之尤力 上大怒命竄謹元于

江界竄于甲山應漑于會寧於是朝論携貳至於
舘學皆分明呈訴互相是非博士韓戩亦以異議
竄于慶興
李夢鶴者京口賤孽也落托無行爲其父所黜往來
兩湖間韓絢以爲選鋒將也隷其軍與絢謀作乱
宣廟二十九年七月夢鶴先起兵于鴻山虜其守
尹英賢又擄林川守朴振國人心瓦解無敢拒者
連陥六七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
牧使洪可臣事出不意束手無策但閉城𨛦都元
帥從事官辛景行適至檄召水使崔湖湖領兵入

城人心始定武將朴命賢驍勇有謀守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命賢身戎服入城城守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爲然及頻兵洪州衆見水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誣兵氣沮喪夜未畢師潰尹英賢跪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顧出追城中不信命縛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悔縱兵追擊多俘馘其下林億明者斬夢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而誅

金德齡者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能遁甲李貴信

之薦于撫軍司曰鮮捕逐龍虎飛走空中智如孔
明勇過關羽　世子台見奬勵拜超乘將軍　宣
廟命改其號曰翼虎將軍於是一國聳動以爲神
將德齡亦自信不讓其實使酒任怯不可用也對
賊壘三年無寸功卒以虛名爲夢鶴之黨所引考
死亦自取之禍也
賊黨之引德齡也　上大驚卽辟左右與諸大臣議
曰德齡勇冠三軍且有親兵如不就捕則奈何柳
西厓對曰必不敢拒命徐渻新自嶺南還必知事
情請問之渻對曰臣久在南州視其所爲妄庸人

也雖有勇力亦非絶人大失物情親兵皆懐異心
雖欲拒命亦不能也　上曰爾能捕之耶對曰如
使逃匿臣亦能捕不然捕之易如反掌耳　上危
之西厓曰淯何敢於天威咫尺之下大言無當乎
臣保其言可必用淯曰韓明璉方在嶺南亦驍果
使明璉圖之而金應瑞降倭五十人使之助之則
德齡何敢枝梧然以臣計之德齡當拱手就擒必
不至此於是　上命淯乘急傳往捕之行到全州
則都元帥權慄已囚于晋州矣慄亦慮其拒命密
使成閏文圖之閏文密請德齡議軍務德齡不覺

以單騎来坐既定閏文旣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
嶺卽跪曰 上有命何至如是顧反接秫閏文良
其寃不忍促鎖其兩手送于獄湝聞德嶺已就捕
狀聞于朝曰權慓使德嶺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
望成敗其八字遂爲德嶺之斷案而不得免人皆

咎之

平秀吉者日本奴也採薪于山遇關伯于途左右欲
兵之關伯奇其狀貌釋不誅得幸于関伯以爲
將戰輒有功遂秉權弑其主自立爲関伯戰克攻
取遂統合諸國爲一國冨兵強敢生跋扈之計欲

加兵於我而無其釁託言將入寇中國假途於我
宣廟以大義却之遂執爲兵端壬辰遣其將平秀
家等勒兵約二十萬以四月十三日渡海陷釜山
東萊殺僉使鄭撥水使朴泓而府使宋象賢朝服
不屈死之時昇平二百年民不識兵望風瓦解無
敢嬰其鋒賊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巡邊使李
鎰敗于尚州僅以身免申砬敗于忠州全軍覆沒
上會群臣議之李山海首建西狩之策　上從之
俞泓詣闕極諫　上不從人皆知京城不可守泓
亦先令家屬避兵而外爲此言人多嫉其詐以李

陽元爲撿察使金命元爲都元帥使守京城三十日 上冐雨西幸中宮以下皆乘馬見者掩淚百官隨扈從者僅百餘人五月三日到開城治山海誤國之罪竄平海 上命並黜柳成龍朝論不可上亦不從蓋 上欲薄山海之罪故黜成龍以分其罪所以抑朝議也是日賊入京城京城之民欲盜帑藏者已先焚宮闕矣 車駕幸平壤聞賊兵在後進駐義州六月初一日賊陷平壤 上遣鄭崑壽告急于 天朝先是申點奉使至燕聞賊兵入國 大駕西幸卽訴于兵部尚書石星言于帝

使遼東揔兵祖承勳遊擊將軍史儒等將兵七千
救之以銀三萬兩付點賜　行朝八月承勳進攻
平壤城旣陷而史儒中矢死遂大敗而還　皇帝更
遣寧夏都督李如松將兵四萬以討之李如梅張
世爵楊元兵皆屬以臘月渡江癸巳正月圍平壤
克之長驅而進至碧蹄易賊不設備賊猝至如松
大敗僅以身免然賊度不可敵遂捲兵而退四月
如松入京城遣兵南追賊留屯于東萊蔚山泗川
等城築壘以自固八月　車駕還至海州先遣柳
成龍淸宮九月還都哭廟灰燼中哀慟久之是冬

一本辛字下有相字

如松引兵還

壬辰之亂賊兵瀰漫殺戮不可紀極深山窮谷亦不得免無一寸乾淨地而牧使金公時敏固守晉州屢敗賊兵屹爲江淮保障湖南及湖西內浦賴以完國家中興兵粮器械皆取辦于兩湖焉

壬辰令諸道勤王湖南方伯李洸率兵八萬到公州聞 上西狩令軍中曰 大駕西出不知存沒已無可爲遂以軍退措身安地旣而 聞行宮無恙而義兵四起不自安遂與湖西方伯尹國馨連兵十二萬進駐龍仁見賊十餘騎不戰而潰士卒蹂

躙死還者無幾軍粮器械皆沒于賊事聞 命竄

洸而以權慄代之國馨亦坐罷

權慄聞天兵渡江領湖南兵以應之進屯幸州爲聲

援賊將平秀家自京城悉兵来圍慄殊死戰賊大

戰終日死傷山積日將沒秀家中流矢遂卷甲而

遁自幸州至京城僵屍相屬爲壬辰戰功第一超

授都元帥

李判書廷馣壬辰以吏曹參議避兵至延安府使李

某棄城遁賊將長政以三千兵猝至公曾爲府使

遺愛在民吏民聞公至皆願死守公遂部署行伍

分城而守列礮具治樓櫓僅畢而賊圍之公驅家
屬納於公廨塞其門積蒭其傍峙薪于城門而坐
其上令軍中曰賊如登城即火之我與家屬譫不
汚賊刃人皆感激賊蟻附而登公命沸湯于鼎以
灌之賊負薪而進公命束火以投之賊戴空棺而
上公命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墜盖賊盡其力以
戴之小有所觸棺輒自動不能爲力故也大戰三
日賊技窮而遁事聞論其功進公招討使
宣廟辛卯歲尹政丞承勲爲江陵府使有黒蟻自海
而來戰于府地積如丘垤時方憂倭釁遂用武臣

代尹公明年倭大擧八寇郡邑皆被屠滅而獨江
陵一帶兵禍稍歇亦不可知之理也
丁酉賊傾國渡海將有再動之端　宣廟遣使告急
于　天朝皇帝遣經略楊鎬率提督麻貴劉綎兵
十餘萬東征而都督陳璘以舟師由海道以出時
八月也賊由湖南長驅而進所過殘滅甚於壬辰
逢人則殺皆取其鼻遇村則焚不遺林木進圍南
原天將楊元潰圍而走節度使李福男府使任鉉
接伴使鄭期遠皆死之賊乘勝而上至稷山弘慶
院天將解生以鐵騎三千擊敗前鋒賊知不可敵

卷甲夜遁取嶺南以還於是兩湖完邑皆被殘破
矣賊將平行長㯓順天青正㯓對山沈安都㯓泗
川是冬十二月楊鎬以麻貴兵進圍青正克其外
城青正退守內城樵汲道絶詐約降以緩師將十
日大雨士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留屯之賊來援
鎬恐腹背受敵引兵而還 天朝召楊鎬還而更
遣萬世德經理又遣兵部侍郎荊玠開軍門于京
城戊戌歲劉綎進圍順天陳璘以舟應之麻貴駐
對山持重不戰董一元大敗於泗川會賊聞秀吉
死皆撤壘而還渡海於是 天兵皆班師而留精

兵萬餘以鎭之三年而罷
行長之遁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追之大捷戰方
酣舜臣中流丸褊將孫文彧秘其死擊鼓督戰如
常時天將陳璘素服舜臣智略結爲兄弟是日望
見舜臣船爭首級大驚曰統制死矣左右曰何以
知之璘曰吾觀統制軍律甚嚴今其船爭首級而
亂是無號令故也戰旣罷問之則果然矣
東征之議皆出於兵部石星星見諸將翫寇賊未可
殲而會有辯士沈惟敬者獻講和之策星以爲然
賊亦詐請和星建遣臨淮侯李宗性都指揮楊邦

一本交友作故人

亨爲冊封使封平秀吉爲海東王宗性等旣八行
長之壘而秀吉不受封頗侵辱宗性柔懦夜遁賊
縱兵追之不及而還科官論星誤事辱國帝震怒
下星于獄斬惟敬于市星竟瘐死獄中人多寃之
慵齋叢話記太祖開國以趙穿臣胖生長中原遂爲
使而遣之　高帝引見詰責胖曰歷代帝王創業
之主類皆應天順人非獨我國也微指大明之事
帝曰汝何知中國語胖曰臣生長中原曾見陛下
於脫脫軍中　帝問以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
帝下榻執手曰脫脫若在朕不至此卿實朕之交

友仍以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云余嘗考
高皇帝少喪父母投皇學寺及郭子興等起　高
皇帝隷其軍至子興擅滁稱王然後脫脫始伐張
士誠安有在脫脫軍中之理設使　高帝浮游無
定或在其軍乃是微末行伍中人胖也安得物色
而知之是不過齊東野人之語而叢話信筆書之
何歟余觀徐四佳所著筆苑雜記太平閑話等書
其記國家事必鄭重而書之未有抵捂不合如此
者是知慵齋雖號博洽不及四佳公遠矣
叢話又記　太祖爲侍中嘗占聯云三尺劒頭安社

稷一時文士皆未對崔鐵城瑩遽曰一條鞭未定
乾坤人皆歎服云余嘗考　太祖之爲侍中在威
化回軍之後而瑩之死正在回軍之時安有與
太祖酬唱之理設有此事當在　太祖未爲侍中
之前矣

讓寧大君禔爲世子知　太宗意在　世宗卽陽狂
以讓之　太宗遂廢之而立　世宗卽傳位焉讓
寧能隨時韜晦浮沉取容內外上下無不得其歡
心　世宗亦尊愛讓寧每迎入禁中置酒相樂殆
無虛日屢撤宴具以賜之讓寧喜獵　世宗屢命

一本城作郊

駕出迎于城外至情無間　光廟即位王子大臣多被殺滅而讓寧能以知自全　光廟亦尊禮無間人不以讓位推賢爲難而以能全終始爲尤難讓寧自少能文章而見　世宗有聖德陽若不知書者猖狂自恣雖　太宗亦不知其有文也晩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燈獨宿孤岩下惟存塔一層雖䈞爲文人者未必遠過之

我國五子登科者絶無而僅有前朝有禹洪壽洪富洪康洪德洪命而已入我朝有李禮長智長誠長孝長恕長安重厚謹厚寬厚仁厚毅厚　中廟朝

有朴公犄亦兄弟五人登科而附麗安老人不貴之
宣廟朝尹曙晧曔昫暭四年之間相継登第而未十年皆夭折無存者豈福未足以將之歟
祖宗朝生員進士及第並壯元者甚多而壯元八相亦代不乏人慵齋叢話可考也近来甚罕惟梁僉知應貞生員重試壯元李栗谷珥生員及第壯元姜判書紳進士及第壯元而壯元八相者惟盧蘓齋朴思庵兩人而已豈人材亦與世俱下耶近日科擧不公人才益畢雖有連擢壯元者不足貴也
慵齋備記東方巨姓無有見漏而達城徐氏延安金

氏亦我朝大族而不見録未知何自而然也
林九岭為南原太守路宿一公館階上碧竹可愛九
岭披竹林有小女立其中問為誰則曰久當知之
不須問也願從之雖知其非人憐其慧遂携來晝
則卷席而立其中長與席齊夜出遊曉則還入席
中行則褁在籠中雖韶顔美麗而細視之額上多
毛好乂鬟喜着緑衣紅裳既数年生一女毋女皆
喜舞人或要看必以布帛為禮若不濡其欲暫舞
而止九岭之為南原府使也我外祖為判官故
先妣曾見其舞余少時聞之於 先妣如此耳

沈聽天守慶少時眄平壤妓頻情鍾及為兵使則妓已死公作悼亡詩曰人生一死終難免願作嬋娟洞裡魂嬋娟洞者乃群妓斜也公後按嶺南權松溪應仁乃叅判應挺之庶弟也能文章作星山妓歌謡詩曰人生得意無南北莫作嬋娟洞裡魂公大加歎賞問誰所作妓以應仁對公素聞其名邀相見置酒賦詩應仁詩曰歌傳白雪知音久路阻青雲識面遲公執其手曰不料爾才至此也遂定布衣交

金左相命元少時落魄花柳嘗眄一娼娼為宗室某

妾公每踰墻相從一日夜爲宗室所縛事甚急公兄慶元時爲掌令聞知公遭禍卽馳到則門閉不可入掌令大呼排門而入曰我乃金慶元也吾弟氣豪無檢得罪于左右罪固當死但方古式年初試實學甚精必捷文科左右以義氣聞於一國何忍以一女子殺一才子耶宗室素豪俠好義卽下階迎之曰吾不料佳秀才有是事卽令解縛置酒飮酣謂曰君若登今科我當以是妾奉君公果擢甲科三日遊街之時詣宗室家謝其意宗室遂以其妾歸之其女後爲靈川尉所眄以罪流義州公

方鎻直弘文館遞出餞于郊爲臺諫所彈公之任

情放達如此

魚牧使得海武人也嘗爲定平府使而本道都事八

府魚之婚金斯文鐸以其所製賦考定高下都事

稱善課二中魚適在坐乃曰吾婿能文之士假使

此作不善豈至於二中乎願課三中都事笑而從

之盖魚之意製述課次亦如矢數三中爲多故也

聞者齒冷

萬曆庚戌余以賀至書狀將赴京師過辭李鰲城相

公相公曰譯官房禮男乃我相知人也願君護之

因言余先考判書公未第時居抱川將應禮部試
再從兄夢犀爲淸道郡守婿淸道紙䆠也求試紙
夢犀許諾至期夢犀盡以應權貴子弟無意踐言
判書甚慣之卽往紙肆脫衣而買紙肆有老嫗曰
觀公玉貌非久屈於塵埃者也何自苦如此判書
言夢犀負約嫗以衣還之曰紙則任公取去吾何敢
取價公必高捷會試試紙我亦供之判書遂魁多
士會試亦高中未久登第判書感嫗意待之盡禮
嫗恃恩請囑俾出童猴判書如色難則嫗輒却坐
曰公已富貴宜忘我也判書不得已勉從其子孫

蕃衍仕三醫司者無慮數十人禮男昂其孫也

或謂辛上舍永禧曰爾家文禧公文名冠一時何無

遺稿刊行者耶曰吾祖雖有文名而觀其遺稿只

笑友詩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顔回一句外殆無可

傳者與其傳不可傳者而賭衆眼譏刺不若不傳

之爲愈也南秋江深服其言近日人心日趍誇誕

稍解平側者輒有集刊行而甚者自裒其文以厚

價刊於中國其視辛公之言一何相遠之至此哉

林嵩善百齡少時取解治經夢入講席四書三經觸

處洞然遂占上第帳中考官曰非魁馬安得至此

玄旣覺歷歷可記公心自負遂改其字曰魁馬取
夢中所講章熟讀成誦及就講則拈出章旨夢中
所講者也公應誦無礙詞理無盡帳中一考官驚曰
此必魁馬也何其熟之至此也遂言其夢與公夢
相符公位旣高改其字仁順

禹僉樞伏龍多智能文之以儒術所居官不嚴而事
辦嘗爲守民逋租訴貧甚不能償公曰汝雖貧國
穀安可逋也汝家有物可以代納否民曰貧無物
只有一鷄耳公曰烹鷄來吾將食之蠲汝穀民信
之明日烹鷄以獻公笑曰吾戱耳豈有爲太守食

民鷄而耗國穀者耶速持去民旣出門群吏皆取

食之有頃公召民謂之曰吏思之旣令汝殺鷄而

又不受是罔汝也焉有仁人在位而罔民者也還

持汝鷄來當如約民無如之何以實對公遂疏群

吏姓名而徵其租即時而集群吏驚眼不敢欺其

在安東也天將率大軍入府以事怒公欲困公使

以太平簫三十前導衆皆惶惑罔措公不以爲意

密使人訖富民乞小燭臺數十使人持之如按簫

狀與太平簫相間而行簫聲乱聒天將見之皆以

爲簫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不窮多類此

趙振由王子師傅出宰禮山縣　宣廟賜以扇扇有題詩兩首曰撫劒中宵氣吐虹壯心曾欲奠吾東年來未免鄲邯步回首西風恨不窮箋注成來辨說煩幾多今古俗儒喧君看一片靈臺裡只在澄空不在言戊戌年間曺斯文友仁上疏論　聖學近於禪陸引是時爲證見忤　宣廟大抵人臣進言必誠實懇惻可以感天聽也輕率徑情言不顧行居官處事未免譏笑而欲以鸚鵡之能言輕論聖學之淺深宜其不見信也

林牧使亨秀多才好氣直向無前乙巳忤元衡出牧

毗羅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善飮元衡勸之多酌公
持杯昂然曰公果不殺我我當盡量元衡色沮而
止公竟賜死人謂持杯之言激之也
先儒論昌黎公曰譏長安富兒惟醉紅裙而張文昌
笑退之詩曰放出二女侍能彈琵琶箏其銘李于
墓極論以藥敗者而樂天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尚論者深攻其能踐言余意有不然昔公
旣有馬頭圑圑小梔楊柳之句姬侍之譏固有所
不能免者至於服硫黃必公有疾而硫黃爲對症
之藥故服之樂天之詩悼其藥不見效而非刺公

之永仙也于之死以長慶三年正月公之卒以長慶四年冬亘一年之間言行之相悖若是哉孟子曰讀詩者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至哉言乎

太祖高皇帝平漢蜀流僞主陳理明昇于我國 詔曰不做官不做民我國給茅舍藏獲俾安其生昇毋每夜祝天曰天乎使我播遷專是蜀大臣之罪大臣與大明相通我兵專務於東而引兵從西南而入故遂至亡耳今考通紀無蜀將引明兵入西南之事豈昇母在深宮不能知當時事耶抑通紀

肴所遺歟昇後至今不絶間有登科第者而理無

子祀絶豈弑君稔惡與乘時竊據者殃慶自不同

歟

抜隱銘柳文僖澈墓曰中庚辰及第科政丞金𥳑軒

永暾安謹齋軸其座主也其作李文忠公遂墓誌

曰上洛君金公諱永暾順興君安公諱軸掌禮闈

試公以郎將兼監察糾正擢壯元蓋言座主賢而

得人也然則𥳑軒之文章必世所宗仰而遺文散

失殆盡無傳于後只扈駕白馬山應製一詩見于

東文選而已豈非吾後裔之大恨也哉

慵齋叢話記我國地產其中有曰忠清右道之人好種蒜永春之棗順興海松子咸陽晋州之柹他處雖有而不如此邑之多且美也今則永春無棗而報恩之棗甲於一國邑人販田以棗木多少爲美惡田畝之間棗樹成行衣食皆取辦於棗寧越之蒜居昌之柹淮陽海松子如報恩之棗而忠清右道則不種蒜咸晋順興之產則僅有而不繁百餘年間而土產之盛衰如此也

沈斯文義貞之弟也文章浩汗性不曉事有王椽之識然亦以癡自處能沈晦以免禍故人以爲其愚

不可及嘗以學官考課試于泮宮賦以晝二牛爲題
儒生所製皆不工斯文整出歇幕一揮而就文不
加點付書吏曰汝有相知儒生以此與之儒生書
而呈之諸考官擊節嘆美曰此塲屋安得有此作
斯文欣然曰先生之言是矣此乃吾所作也考官
皆絶倒貞雖猜忍賊害其友愛則天至貞嘗與南
袞密議于小齋斯文自外至排窓而入曰兩箇小
人袞大怒色變貞怡然曰吾弟素癡顧相公恕之
袞遂釋然一日斯文晨寤而泣貞曰弟何爲而泣
斯文曰夢見父母父母言汝是少子吾甚念之某

田某奴吾欲與汝未及而死竟不能忘也吾是以
悲貞大感曰父母念汝至矣吾何愛是物不慰地
下之靈即於坐上作券而與之貞後知其詐欲試
斯文之意亦晨寤而佯悲斯文曰凡何悲乎貞曰
夢見父母父母言某田某奴欲以付汝未及而終
吾爲是悲耳斯文曰春夢何可盡信貞大笑而已
吾友睦集仲爲咸鏡都事趙元範爲北青判官北青
有黃毛筆二柄當納於都事者以青鼠毛筆換納
而不言其由集仲批曰本府黃獷變爲青鼠變異
非常玄玄聞者齒冷

朴領相承宗按察湖南時有一前訓導年老赴擧擧子以無圓點難之訓導曰朝官雖無圓點得赴試訓導亦朝官比也擧子不許訓導陳其由於按察請赴朴相批曰鷄塚雖非朝官年踰六十前程不遠姑令許赴聞者絶倒盖訓導侵虐校生則校生必以鷄酒献之故謔呼訓導爲鷄塚故也

高麗遁村李集仕恭愍朝忤賊旽竄貢其父而逃投于永川同年崔允道家旽誅始還仕爲判典校寺事未幾退居驪州卒輿地勝覽誤載於本朝之下曰仕本朝云云而註詩林者亦踵其謬 宣廟朝

經筵官洪迪請改之命待印出之日令 上三年
改刊輿地志公八代孫李漢陰德馨時爲領相上
書乞遵 遺敎釐正 上從之命儒臣改撰附録
於其下名曰辨誤而回集以恭讓丁卯歲卒鄭夢
周李崇仁等俱作詩笑之丁卯歲乃辛禑十三年
也越二年己巳恭讓始立改撰之牴牾不合無異
於前所謂儒臣不過當時玉堂之臣聞淺見謏無
恠乎有此誤而漢陰以詞林領袖爲祖先雪誣固
當詳愼亦有此失信乎撰述之難也

余嘗疑史記呂不韋納邯鄲美姬知其有娠獻于楚

期年而生子政因以始皇爲吕氏此乃時人深疾
始皇賤詈之忿辭非公論也懷姙十月而生是不
易之定期間有堯之十四月者千萬年乃一二人
而止耳何以遂知政之生必在於期年之後而猷
楚乎以是知始皇之爲莊襄子無疑也尚論君子
未有說破者正爲其下流而天下之惡自歸焉耳
近見陳霆兩山墨談論嬴易吕馬易牛之事曰郡
鄲曖昧馬牛疑迷孰謂中國文獻之論乃與偏方
管見同乎是以君子取尚友也
兩山墨談攻破程學士宋綱目改舊史以文丞相爲

樞密使之誤雜引宋史除拜日月及張弘範置酒之言痛快無蘊而獨不以王磐之詩爲證似爲欠缺宋史得於傳記弘範酒席之言容或有誤記而磐乃丞相同時人而其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文山之爲丞相無疑也

眞西山大學衍義元載在肅宗朝李輔國薦擢平章事後肅宗薔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卽位載權益盛考之史相戾肅宗欲除輔國畏其握兵未能而代宗卽位使盜殺之耳西山該博群書其撰衍義必致精愼而猶有此誤未可知也

丙山墨談司馬公作通鑑至書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黄袍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之公知其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此齊東野人之言也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使之直書欲立剌妃爲后魏徵諫而止使子明紹巢封帝之明達豈不知此事之傳後而託後世之温公祈改之耶果若是必不肯使玄齡直書也

天下古富而今貧者未易知其理也治財有道古人得其道而今人失之歟齊國地方僅二千里而孟子嘗

辭十萬之祿仲子之兄戴蓋祿萬鍾也至漢時丞相萬石九卿二千石則視齊半不及也而唐宋俸祿又不及於漢薛小國餽魚金二十鎰孟嘗君一公子而俸張祿以屨百金漢時公卿病就第例賜有百金七十金者梁孝王以諸侯而積金四十萬斤嫖是一公主而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錢滿百萬金滿百斤帛滿千疋乃白之陳平之壽絳侯以奴婢百人金五百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而宋曹彬有平江南大功賞錢不過五十萬金人索犒軍金百萬兩雖搜索公私而不足意者後世服食奢侈

物自消耗而不自知歟或以爲佛法入中國金盡歸於塗飾而消耗至此理或然也

宣廟嘗問侍臣予可比古何主鄭而周對曰堯舜之主也金鶴峯誠一曰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聖質高明爲堯舜不難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自聖桀紂之所以亡也 上變色徙倚龍床左右震懼柳西厓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也堯舜之比引君之詞桀紂之言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

按綱目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六月書魏太子晃卒

其目略曰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爲
王而以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時濬生四年明年
壬辰書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其目亦曰
蘭延和足以濬幼冲欲立長君議久不決至宋主
子業景和元年乙巳五月書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時年十二余嘗考之於辛卯生四年云則濬當以
戊子歲生至乙巳歲年方十八而殂是歲弘年十
二則當以甲子歲生然則濬以七歲兒生弘必無
是理而壬辰之立余也以濬爲幼冲則其以戊子
歲生亦無疑又按宋泰始三年丁未秋書魏主始

親政事其目曰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距弘生年甲午十四年而宏已生然則濟僅二十而抱孫皆不近理讀史者所當知也

余夢奇而驗者既書之卷首矣丁巳二月在浯溪夢柳參贊澗遣其子汝恪示余詩覺而記其一句曰時論正如三漆墨𢾾期難得一帆風莫曉其意載于日錄後六年柳㫿於時論以蔚山府使　特命朝京時奴胡跋扈勢甚張赴京者皆有泛海之憂柳既赴燕而賊據遼陽路絶取海路以還船敗溺

死亦可謂竒矣柳之將行余與同病李昌期徐尚書言是夢以爲柳懼未幾果驗聞者皆嘆異李昌期命俊徐尚書湝也同被謫

金牧使弘度兒名歸甲而謫死甲山金正彸少字宜慶而亦謫慶源人皆恠之余友黃㼆存畏坐壬子禍謫慶興七年而移配順天寓老吏家則其家新構題曰慶興堂存畏竟病終于其堂斯亦數之前定者

紫海筆談終